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黄修己 著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5

ISBN 7-301-02594-7

I. …中 II. 黄… III. 文学史-中国-现代-书评 IV. 1209

书 名: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责 任 者:黄修己

责任编辑:梁惠陵

标准书号:ISBN 7-301-02594-7/I · 336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银科福利印刷厂 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460千字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册

定 价:28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第一部总结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的专著。起于 20 年代初的胡适论著,迄当前最新成果,将前后 70 余年总计百余部新文学史类著作,进行检视、梳理、评判,按发展阶段,描述了新文学史编纂的艰辛、曲折的过程,展现几代新文学史家的业绩和学术风貌。全书表现了宏观把握新文学史研究全局的气势,又有典型性作品的细致剖析,史论结合,见解精辟。

目 次

自 序	(1)
导 言	(1)

第一编 1949 年以前的编纂实践

第一章 新文学史编纂的开端	(1)
1. 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	(1)
新文学史研究的开始——《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的 贡献	
2. “附骥式”的新文学史	(9)
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 中国文学史》等书——冯沅君、谭正璧等的论述——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第二章 大学里的新课程	(30)
1. 朱自清的新文学史课	(30)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体分类型的体例—— 《纲要》的特色	
2. 周作人的讲演稿	(39)
周作人讲演《中国新文学源流》——循环论的观点	
第三章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著作	(43)

1.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43)
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著——比较丰富的内容——平 稳客观的态度——创作述评的不足	
2. 30年代其他几部著作	(54)
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王丰园的《中国 新文学运动述评》——鲜明的阶级论色彩——吴文祺 的《新文学概要》——弗里契机械论的影响——其他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	(70)
对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史料的价值——独特的史 识和文艺观——鲜明的学术个性	
第四章 抗战以后的收获	(82)
1.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82)
新的历史条件——政治斗争决定文艺斗争的观点 ——保存史料的成绩	
2. 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91)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纲》的特色和新因素	
3. 蓝海等人的几部著作	(97)
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任访秋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几个方面的独特性——以创作演变为 分期的依据——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记录 亲历观感的价值——1949年以前的小结	

第二编 1949年以后的编纂实践

第五章 新学科,新课程	(121)
1. 新情况和新特色	(121)
建国后新文学史编纂的变化——第一次“文代会”对 新文学史的总结——一个胜利阶级的需要	

2. 新学科的建立	(126)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论证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领导	
第六章 《中国新文学史稿》等著作	(132)
1.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132)
几项新的“第一”——《史稿》的成就和特色——打着时代的烙印——出版总署的座谈会	
2. 新文学史著的政治化	(148)
蔡仪的见解和他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特定的社会背景——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向着政治的大角度倾斜——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以论带史”的特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几部新文学史的比较	
第七章 曲折和停顿	(177)
1. 《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	(177)
早春气候和《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作家论型体例的确立——曲折和反复	
2. 在“大跃进”中	(184)
青年学生的集体编书——复旦大学学生的集体著作——深刻的教训	
3. “文革”的大破坏	(195)
第八章 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成	(200)
1.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
学科的恢复——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唐弢风范——虽展新姿仍存旧痕	
2. 恢复期的其他几部书	(217)
为了应急而编书——拨乱反正的共同追求	

第九章 寻求突破的努力和成果 (226)

1. 简编本传送新信息 (226)

学科发展中的创新趋向——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2. 几部有影响的新著 (231)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数量与质量之间
——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吃螃蟹
和吃蜘蛛

第十章 现代小说史的编纂 (268)

1.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268)

出现早、收获多的小说史——捷足者的成绩——严著的
贡献——重视科学论证

2.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288)

巨型化的趋向——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发现——
总结、提炼之功——审美价值的重视——一个新的
文化视角——比较文学的引入——语言和文采

第十一章 其他文体史的成绩 (317)

1. 现代话剧史的编纂 (317)

一部夭折的话剧运动史——陈白尘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其他现代戏剧史、戏剧教育史

2. 现代散文史的编纂 (329)

早出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杂文史》等

3. 现代文艺思潮史的编纂 (348)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19—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宝贵的
实践经验

第十二章 其他类别的新文学史著	(370)
1. 阶段性和地区性的新文学史	(370)
此类文学史著的作用——几种抗战文艺史——《中国五四文学史》——《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行政区的新文学史	
2. 其他一些有关著作	(393)
新诗史的初步收获——《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第十三章 台港版的中国新文学史	(419)
1. 香港版的中国新文学史	(419)
早期出版物与内地的思想联系——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2. 台湾版的中国新文学史	(431)
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工作——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其他台湾的有关著作	

第三编 七十年后的沉思

第十四章 回顾与展望	(459)
1. 要善于把握机会	(459)
三个段落的回顾——第四次机会——大突破与集大成	
2. 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史	(463)
优秀新文学史著的共性——“体、魂、形、衣”	
第十五章 新文学史编纂与政治	(472)
1.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472)

为什么修史——政治化偏向的深刻教训——难以截断的联系	
2.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488)
正确理解史学的现实作用——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第十六章 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	(493)
1. 两种基本的倾向	(493)
各有所偏的两种观念——历史三态——尊重客体的独立品格	
2. 新文学史观的意义	(506)
几种新文学史观——视角和视野——追求主客体的统一	
第十七章 有关编纂学的问题	(524)
1. 体例问题	(524)
不要看轻了体例——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描述型和阐释型	
2. 学术风格	(524)
语言风格——证词和证据——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	
第十八章 研究队伍的素养问题	(536)
1. 新文学史的研究队伍	(536)
四代研究家——“史才三长”——才胜于学	
2. 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541)
史德与讲真话——其他思想修养	
附 录 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	(549)
本书参考书目	(562)
后 记	(564)

自序

70年代末，人们在一场大劫难后站了起来，当时面临的情况，真好比要在一片废墟瓦砾上重建家园，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也一样。可幸的是，从此后我们的学科有了很大发展。每年都有各种学会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为同行们提供交流的机会，我是从这时开始结识了不少朋友的。乐莫乐兮新相知，但接着而来的也有悲莫悲兮死别离。

记得1978年初，那时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参加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合作赶编教材的工作，在厦门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见到了山东大学韩长经先生。韩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较早，我过去读过他的文章，此时得以亲睹风采，当然格外高兴。他看上去不过五十上下，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会后返京，不久便听到韩先生猝然辞世的消息，真是感到非常之突然。据说是夜半心脏病突发，遽然而去。我真不敢相信，前不久还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人生还真有点变幻无常哩！

不过这种心情，没过多久便自然平复。因为此后接二连三地听到很有贡献、很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消息。

就说九院校编写组的朋友吧，当时大多四十刚出头，不久就做了古人的。一位是徐州师院的陈金淦先生，他治学勤奋，人也显得健壮，便给人以特别能干之感。他那时认真重读《现代评论》、《论语》诸刊，实事求是地进行重新评价，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做出了贡献。尽管生活不富裕，却肯花钱买书，曾寄10元让我在北

京代他选购。后来又寄来10元，可这10元尚未用完，陈先生便因癌症与我永别了。还有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孙腾芳先生，因为工作关系，他与我交往更多些。据说也是心脏病发作，上课途中从自行车上摔下，便再没有醒过来。

九院校编写组经过努力，不仅编出了教材，满足了当时教学的急需；而且还赚了一万元的稿酬。一万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竟然不敢分，便请某校财务处代为保管。大家是一分钱也没拿。十几年过去，这一万元已不够“大款”们吃一顿饭了。然而死者已经享受不到，生者也将它淡忘了，似乎再没有人去打听它的下落。

也是在厦大那次会上，我见到了中山大学陈则光先生，他是我的师辈。当他听到我有南下的意向时，就很热情地敦促：“快快来！快快来！”一晃九年过去，我终于“来了”，此时陈先生已年过古稀，且于不久前“提退”^①了。我初来乍到，生活上陈先生曾给予关照，可惜不久他便卧病不起，终于在猴年春节的鞭炮声中，带着未能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下卷的永远的遗憾，告别了人世。他在去世前还曾与前来探望的人，含情地表示他还能能为中山大学带研究生。但他应该知道，当时中山大学规定教授57岁便不得再招研究生。

我记下这几位师辈、同辈之死，并非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之慨。而是因为本书为新文学史的编纂史，实只是“著作史”，而不含“编纂者”之史，我未能为他们树碑立传。我认为，无论他们的工作有多少欠缺，他们的生平，也够得上个“悲”字了。为补本书之不足，我只有在此略写这么几句，也算有个交代。

本书虽名为“史”，但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便不能不对有关著作进行评析；这种评析多了，主观色彩自然显明，不再像史。再则本书不受史著规矩的约束，许多写法，可谓信马由缰。例如在史著中，写

^① 此词指“提”为教授或副教授，便须立即“退休”。为将来年轻人能解此词含义，特注。

什么不写什么,多写什么少写什么,应该都有讲究,都包含着史家的评价和态度。而本书却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这首先便造成了“厚古薄今”。对1949年前的新文学史著,只要能找到的,悉数收入。这是因为那时此类著作毕竟不多,今日查找亦不甚方便,为保存较完整的历史面貌,就尽可能写得细点。而且包括了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中写到的现代部分,一些前辈作家、学者的讲义、讲演稿等。如果这样来写1949年后的部分,则本书篇幅当扩大数倍,这当然是不必要的。相对而言,1949年后的选择标准就严格多了。这样做,非常对不起今人。因为今日的一些被略而不述之作,其质量可能高于前人的,只是因为学科发展了,进步了,便不那么突出。为弥补遗珠之憾,本书特附新文学史著作编目于后,供他人或后人参考,请他们来批评与纠正本书选择、评鹭不当的缺陷和错误。

对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本书又厚此薄彼,选录不均。对通史性的新文学史著,记得很少,而对各类文体史与阶段性、地区性的新文学史,则入书标准较宽。这是因为通史性的书虽数量多,真正有新意者少;而80年代以来新文学史编纂的主要成果,更多表现在文体史等类著作上。这当然也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未必全都妥当。

按照通例,成就高的应该多占篇幅,细加评介。但如果我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说,也许并不多说什么。而另一些成就低的,却可能有许多编纂上的经验教训,则不惜篇幅,力求讲够。特别是当我读到某些书中的精彩部分,常常会快乐地击节赞叹。曾发异想,如能编一部集粹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该多好!各章节均选录已出各书中之最优者,编成一书,相信其学术质量当会是很高的。出于同样心理,每喜将所读到的精辟之见、精彩段落引述于此书中。因篇幅所限,不能尽如人愿,但仍尽力为之。这也使某些著作在本书中所占篇幅,与其客观地位,不尽一致。我这样做,并不为了要表

扬谁，吹捧谁，而是像在水果摊前替人家挑挑拣拣。希望给后来的年轻人提供点方便，让他们读了本书，对以前的优秀成果，能有个基本的了解。

鉴于以上情况，本书内文记述历史，不称“编纂史”，而称“编纂实践”。意在表明对所说之事，并不当作史来写的。既然当代文学不能写史，当代新文学史的编纂便同样不能写史。当代人评当代事，很可能靠不住的。立于地面上，人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只有远离地球，才能看清它原来是个圆球。严格地说，只有远离今天的后人，才能更客观地评价我们今日之事。我希望读者把这部书，看作一个当代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事情的自省、自审，把它当作一种资料，留给后人做参考用的东西。

至于书中所引录、介绍的有关著作的内容，当然多是自认为精彩的、独特的、有借鉴或参考意义的，但不一定是我个人完全赞同的。而且所引见解，又有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只因我认为各可为一家言，不妨录以备考。这些见解孰是孰非，请读者们自己去判断。我的希望有两条，一是读了本书，知道个新文学史编纂的大概过程，其间遇到过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问题，留下了些什么今后应该注意的经验。二是从所记述各种著作的有关内容，得到一些启发；有赞同的可供吸收，有反对或存疑的可激发你的思考。如果读后能得到这两条收获，那就算达到了编纂的目的了。

导 言

本书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丛书之一，所承担的任务是回顾七十年来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新文学”这个概念，建国以前使用得多，建国后第一部王瑶的书，也还叫“新文学史”，后来逐渐被“现代文学”所取代。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但现在已经混用；本书采用“新文学”，并无特别的考虑，仅在混用的情况下，为自求统一避免杂乱而取其一。

新文学史的编纂既已有七十年的历史，正式出版的此类著作亦有百部以上，其他新文学研究论著更多，自然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则建设其学科史，可以说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为促进学科的发展，这也是必要的。总结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经验，可作为这门学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文学史的研究、编纂，与作家作品评论是有区别的。后者属文学批评，而新文学史研究、编纂却是跨学科的，是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交叉学科。新文学史可以名正言顺地归于史学，为专史之一。过去，人们也早有这样的认识，如周作人说过：“既然文学史所研究的为各时代的文学情况，那便和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等同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这课程便应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至于某作家的历史的研究，那便是研究某作家的传记，更是历史方面的事了。这样地治文学的实在是一个历史家或社会学家，总之是一个科学家是无疑的了。”^① 本书明显地向着史学方面倾斜，着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9月出版，第17页。

重从史学角度总结经验、教训。而有关文学批评的问题，虽有涉及，并不很多。

在确定了这样的审视角度之后，自然就会从史学结构上来考察我们的新文学史建设。一般说来，这类学科需有三个层次不同的构成成分。第一是理论层次，即新文学史学科理论，相当于史学理论、文学理论，对编纂新文学史起着指导的作用。第二是主体层次，即新文学史著作。第三是基础层次，即史料。现在已出的有关史科学著作，它不是史料本身，而是指导史料工作的，应属第一的理论层次。这三个部分比较起来，第一的最高的理论层次，显得相当薄弱。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新文学史的文史双重性格，缺乏足够认识，只把它看做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类，便以为有了文学理论也就够了。

这样看来，把学科理论加快建设起来，当为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吸收文学理论，这于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人，是比较熟悉的。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史学理论，尤其对新文学史的研究、编纂来说，可能更重要。建国后，史学理论不大受重视，发展不快；但古今中外有关的史学理论著作很多，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大可采撷。新文学史作为专史，除了具有史学的一般共性，还有它专门研究文学历史的特性。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系统的东西。所以要建立学科理论，并非轻易之举。

本书就是为将来构建现代的、科学的新文学史学科理论巨厦，所做的一点准备工作。在回顾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过程中，将七十年来几代人的经验、教训，抽取出来，略加整理，希望从中引出理论性的问题。所取的思路，为由史而论，所论均从史出，难免拘泥于史，有什么说什么，缺少一点建立思想体系的想象力和气魄，因而其所论者也就可能不完整、不系统。但作为建立一门新理论的准备，这样做也许较为实在些。

在本世纪，大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历史研究方法有明显

的变化。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教授在1978年曾说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至少对于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对于20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特征。”^①这里指的是以实证方法为主的描述型史学，让位给了强调史学主体作用的阐释型史学。有意思的是，文学研究方法也有类似的变化，似乎具有同步性，这是因为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同受哲学思潮嬗变的影响。西方学术上发生上述变化之时，中国正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不屑于对门外的一切瞥上一眼。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指导着中国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发挥着科学的威力，另一方面在不断膨胀的“左”的思潮冲击下，遭到严重歪曲、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威信不免受损。于是，到了80年代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旦打开大门，很快就被外来思潮搅得眼花缭乱。强调恢复和发挥认识主体作用的各种主张，一度成了文学研究界的“主旋律”，这种思潮的出现，几乎比西方迟到了近半个世纪。尽管上述思潮在新文学史的编纂中，反映得并不强烈；但的确也有这样的认识——既然历史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学史，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阐发主体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并不一定要接受客体的检验。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史学家的主观见地，这才是新文学史编纂的一条出路，一条走向现代化之路。这样的思想今后很有可能会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激烈，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凝固的，对它的描述是有止境的，而对它的阐释却是无止境的。从史学自身特征来看，描述型之让位于阐释型，有其必然性。但另一些地方也会有人惊叹：现在是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不算学问，要说牛尾巴长在牛鼻子上才算学问了！在这种时候，来总结新文学史编纂的

^① 杰里弗·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第6页。

历史经验和教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们总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才回过头去看历史，因此历史也被称为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那么，七十年的编纂史告诉人们一些什么？让成功的、失败的都来说说，怎样才能算是一部好的文学史，怎样才能走上真正的科学大道。历史愿意慷慨奉献，让后人细细解剖，从他的身上获取实际的教益。